

峨山彝族自治县

文史资料选辑

张生火正弓汝勿大弓志示典兰社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峨山彝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中国思想政治协商会议
峨山彝族自治县第三届委员会
机构设置名单

一、办公室

主任：宋桂英

副主任：赵汝贡

工作人员：万思贤 张 泰 吴汝云
庄胤涛 马 静

二、文史委员会

副主任：普文聪

工作人员：钱开联

三、工作组委员会

主任：普安和

工作人员：李晓光

四、提案委员会

主任：师本和

委员：周子璜 方万德 李清
宋桂英

政协峨山县第三届文史资料编辑 委员会人员名单

顾 问：施致宽 李自强 段永才

龙河田 王道清

副 主 任：普文聪

委 员：程竣立 喻学昌 合忠孝 王 遇
柏之万 周子璜 赵汝林

文史资料选辑编辑组

主 编：贾朝光

副 主 编：普文聪

编 辑：王 遇 束永安 钱开联
周立群

04

目 录

甸三区征粮剿匪的回顾	李自强等口述 李荣晖整理 (1)
忆太和乡武装起义的经过	矣芳 (8)
城郊下南区开展革命工作纪实	马为骥等口述 龙河田整理 (15)
文山村民兵抗击土匪和护粮斗争二、三事	熊正伟口述 史朝纲整理 (22)
小街武装起义的回顾	李全忠 禹平元 (26)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泸西负伤的回忆	曾国民口述 易为元整理 (30)
我所看到的“四县联合剿匪大队”	施致宽 (34)
一九四九年小街遭抢纪实	曾寿福 (41)
剿匪带来的灾祸	董世兴 (43)
小街镇的归属史略	赵汝林 (47)
清朝及民国时期峨山的行政机构和官员薪俸	周子瑛 (50)
民国时期的峨山财政	周子瑛 (54)
从屠宰税看峨山的经济变化	周子瑛 (59)
建立峨山县第一铁业生产合作社经过	谢光辉 (63)

- 山后铁厂简史 杨旌践 (66)
峨山大鱼塘铁厂筹办纪实 张应祥 (73)
峨山县粮油加工业的发展 李正友 (77)
记解放初峨山县成立工商联合会的简况 马允鹤 (82)
小街大白谷 赵汝林 (85)
记峨山种植茯苓和三七的经过 吴 安 (87)
- 县城街名几变迁 王榆生 (90)
大新桥村变迁记 普文聪 (95)
续修岔塔公路 胡振东 (97)
童家路的由来 董世兴 (100)
小街桥 赵宗汇 易为元 (102)
桥田与石新古道 杨庆堂 (104)
化念水碓的兴衰 李仕海 (106)
一块石碑的追忆 李春凤 (108)
“镜湖水库”碑文 吴 安供稿 (110)
- 我编写报刊、小说的回顾 周 格 (113)
橄榄甸村第一次传出了朗朗读书声 李春凤 (121)
略述峨山的古建筑 董绍华 (124)
- 峨山历代知县及县长名录 文史委收集整理 (129)
杜韩甫事略 吕天民 (149)
缅怀陈玉阶老师 董世兴 (154)
先父靳流芳事略 新跃武口述 熊正纬整理 (157)

施光庭轶事.....	施 潦 (160)
回忆父亲徐冰如.....	徐兰芬 (165)
武进士钟春芳.....	董世兴 (170)
一九六六年貌江决堤的回忆.....	周家义 (173)
小街镇民间会伙及实业概况.....	曾寿福 (176)
明清时期嶍峨县考中进士举人名录	
.....	文史委收集整理 (179)
《古滇土人图志》简介.....	董貫之 (186)
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峨山彝族自治县	
第三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	
委员名单	(189)
封面照片：峨山临江公园纪震亭.....	柏映泉摄

甸三区征粮剿匪的回顾

李自强 李长旺 美春景 李 学 口述

王开俊 王国平 林万兴 王安群 李荣晖 整理

1950年3月13日南下干部王力生、张自先率西南服务团的十五人到峨山工作，与地方干部会师后，立即召开县、区、乡干部会，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动员以征粮为中心开展工作。会后县委对全县各区征粮工作组作了分工，甸三区由李长旺任组长率南下干部潘光熙、刘继书及县府干部李荣晖、张常芬、董木兰等同志组成工作组，协同区乡干部进行征粮工作。

甸三区是峨山较早的游击根据地之一。早在1944年我县就有地下党活动，1946年7月组建中共峨山县工委领导班子，负责领导进行革命斗争。1947年2月县工委安排李长旺、董建中到甸中小学任教，建立工作据点，在三乡河开展工作。此后干部队伍逐渐扩大，以反“三征”发动群众、进行统战工作，控制武装，组织农民武装起义，捣毁乡公所，废除保甲制度。1948年底，1949年初，甸中镇、太和乡、文兴乡相继解放，六至八月先后建立乡村政权，并成立甸三区区委及区人民政府，领导群众清算贪污、反对恶霸、减租减息、生产自救。1949年10月10日峨山县临时人民政府在甸中成立，行使县人民政权职责。

县政府建立后，废除民国时期的田赋，实行新型的社会主义农业税收制度，也称公粮。当时各级按省政府指示精神进行征粮，并提出“迎接解放大军进云南”的口号来发动群众搞好征粮工作。以“三乡河粮仓”之称的文兴乡为重点，发动乡村干部带头纳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干部王国平，家境较富裕，他带头交了十多石粮（全县征粮时复算补交共三十多石），推动了征粮工作的顺利进行。太和乡和甸中镇也征到一定数量的粮食。

全县铺开征粮工作时，甸三区区乡干部到中心区（今富良棚）开大会，听取县委组织部长张逸民传达玉溪地区召开的征粮工作会议精神，强调初解放要掌握大量的粮食，解决解放军和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保证市场供应、稳定市场，平抑物价，这是当前巩固政权十分紧迫的任务，是全省的中心工作。会上学习了征粮政策，讨论了征粮办法。同志们都表示了坚决完成征粮任务的态度。

征收1949年公粮，因处于解放初期，来不及评定常年产量，征收政策按照云南省军管会三月十二日发布的《云南省1949年公粮征收办法》执行，办法是以民国时期耕地税赋额为基础，按照“田地多的多征，田地少的少征，无田地不征”的原则，具体采取累进征收的办法，以户为征收单位，每户赋额在一元以下免征，一元零一分起到六十元止，分十六级累进税率。这种征收办法，对田地很少的农民得到免税照顾，主要是向占有土地多的地主阶级征收粮食。

通过学习，在提高思想、统一认识、掌握政策的基础

上，区政府集中各乡部分干部，由李荣晖、王开俊同志指导按赋税册累进制分别计算出每户交粮数额。会议后各乡都召开党员积极分子会、农民代表会、拥政会，层层动员，每逢甸中街天都进行宣传。基本群众对征粮政策是拥护的。但地主阶级在游击时期二五减租，经济上没有多大的触动，这次累进税制在经济上对他们是很大打击，必然会引起反抗。文兴乡乡长奚永光之子和王二老板（甸尾有名的大地主）的女人造谣煽动对征粮不满，被人民政府抓起来，打击了反动地主的嚣张气焰，征粮也顺利展开。甸中镇开始还好，过了几天，只有零零落落的交粮人，干部找群众了解，起初他们总是支支吾吾，不讲实话，经推心置腹谈了心，才闪烁其词地说：“以往不是宣传反对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吗？怎么……。”话虽未说下去，意思却很明显，就是问为什么共产党还要征粮呢？听了群众的反映，大家回来分析讨论，认为游击时期宣传反“三征”只强调国民党对人民的压迫，鼓动群众起来斗争，没有把他们只向人民要粮要税，不为人民办事的实质讲清楚，群众以为革命成功了，再也不交粮纳税了，这次征粮思想弯子一下转不过来（背后是有其他原因的）。当时研究确定，必须认真讲明党的方针政策，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

通过骨干会和群众会着重宣传：1、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征粮征税有着本质的区别，国民党横征暴敛是剥削压榨人民以巩固其反动统治，而共产党的征粮征税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了建设国家造福于人民的；2、解放后广大

人民群众免除了苛捐杂税之苦，但交粮纳税乃全国人民应尽的义服；3、党的征粮政策是合理负担的。除了讲清这些道理外，干部还深入群众具体帮助算帐解除思想顾虑，广大基本群众终于明白过来，只有那些大户仍迟迟不动。一次李荣晖同志和两个干部到镇长地霸李文斌家去了解情况，几个地主凑在一起商量，见干部进来便都假装计算交粮数字样子。由于我们那时阶级斗争观念差，未能识破阶级敌人的诡计。后来才知道那时地霸们已在酝酿险恶阴谋，准备进行暴动了。

统战工作在甸三区是取得较好成绩的，但也有失误，如让国民党的团长穆凤藻参加了在乡军人委员会，党组织又将在乡军人会成员余成贵、李廷珍发展入党，并让余任区基干队长，李任军械保管员，白马龙村人，昔古牙乡国民党的乡长闵兴邦被斗争后关押在区政府，只作一般审查后放出来还让他当了事务长，这都给革命工作带来严重的损失。

四月下旬，正当全区各乡紧张进行公粮入库之际，四月二十七日文玉区、中心区的塔甸、亚尼、富良棚等地土匪相继暴动。同时四月二十八日凌晨以国民党团长穆凤藻、镇长李文斌为首经过策划，勾结叛徒余成贵、李廷珍作内应，诱骗和胁迫部分群众，以在乡军人会的反动人员和国民党乡、保长为骨干，在甸中镇组织了反革命暴动。闵兴邦、李廷珍等打开政府大门和枪械库，让匪攻占区政府，残驻甸三区的县区干部十四人先后被捕。二十九日是赶街天，匪首组织地主子女为政工人员，大肆进行反革命宣

传。当天，我南下干部潘光熙、刘继书在东门外河滩被土匪杀害，一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甸中的穆、李匪首旋即攻占太和乡及文兴乡政府，成立匪乡政权，但我基本群众未参匪活动。当时在文兴乡和太和乡的干部，在群众的帮助下，有的辗转回到县上，有的带领基干队上山，寻机配合部队剿匪。后来匪首见我围剿部队日集，于五月三日向他格莫撤去，并将所捕干部全都绑走。四日匪众见无动静，便又折回甸中，折回的当日晨，将我区长沈传学、区委宣传委员李笳残酷杀害于他格莫磨刀箐里。五月五日，玉溪军分区独立二营在县领导同志的引导下，分三路进击甸中匪部，火火猛烈，武装部队迅速攻占，救出了被捕干部。五月十七日晚，穆匪又纠集新平的李崇安、玉溪的王芳雄，昆阳的景真美及峨山的陈希凯、李如瑾、赵申、鲁仕正、陈朝义、朱万翠、李长贵等股匪一千余人，再次围攻甸中镇。十八日拂晓，以我暂编十三军三十八团某营为主力，县护乡团及谧安乡基干队配合发起反攻，并发炮攻击，几小时后，各股匪从古柏村后山溃逃。

甸中收复后，五月下旬由吕涵英、董孝先、李自强等同志负责甸三区恢复秩序的工作，当时局势仍紧，各股匪仍盘据文玉区（今塔甸）及中心区（富良棚）一些地方负隅顽抗，不断骚扰我杀害乡村干部，我武装部队正加紧追剿。六月二日，暂编十三军三十四团王跃云部叛变，由玉溪、昆阳至峨山，经椿树营（属昆阳）杀害了我干部戴丽云；到富良棚，我县委组织部长张逸民、区委书记方立仁和驻三十八团军代表刘水荣等同志亦惨遭杀害。因此恢复

整顿工作十分繁重。

经土匪蹂躏过的甸中镇，刚收复，千多户人家的小镇显得满目疮痍，一派萧疏景象，当地部分群众参匪逃窜在外；有的为躲匪祸远避他乡；有的为匪诱骗胁迫干过一些坏事，惶惶不可终日。镇内良莠不清，十分复杂。经分工董孝先、李柴晖在甸中协同区镇干部工作，干部和部分基干队员白天工作，夜间在东门外的“孤山独树”箐沟里宿营，站岗放哨，随时提高警惕，以应付突然事件。当时全区的首要工作是组织武装工作队，抓捕散匪，团结和发动群众，认真贯彻党的剿匪政策，搞好清查整顿工作。全区迅速行动，一方面抓捕散匪，一方面召开各种会议以及在街天大力宣讲全国和我省、地、县的大好形势，宣讲我强大武装剿匪的胜利事实，揭露地霸土匪欺騙群众的罪恶阴谋，指出土匪暴乱的危害性，阐明党和人民政府关于“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方针政策。动员从匪者的亲属规劝匪徒回归投案，争取从宽处理，短时间内太和乡就抓获散匪五十多人，木白孔（今文山）也截捕了逃回甸中的散匪四十多人。六月下旬区基干队到水晶厂围捕朱万翠股匪，被其突围冲出，我基干队长李顺廷负伤，五名队员牺牲。最后朱匪还是被我歼灭，我们利用这一事例向群众宣传，任何匪徒如胆敢与人民为敌，必将走向彻底灭亡，人民的江山将会更加巩固。经过一段时间工作，群众思想安定，政策深入人心，避祸的人纷纷回家，匪徒家属也协助政府进行规劝，不少匪徒回来向政府投案自首，坦白交待了问题。

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查清掌握了甸三区以穆凤藻、李文斌为首的反革命土匪暴乱的各方面情况，通过整顿，加强了区乡村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构建设，对清匪后恢复秩序取得一定的经验，也为下一步肃清反革命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秩序恢复正常，社会治安好转，全县剿匪工作进展顺利，集市贸易日趋活跃。我们又进一步宣传党的征粮、征税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方针政策，驳斥了地霸土匪欺骗群众的种种谰言，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征粮工作又很快打开了局面，上粮纳税的人也络绎不绝而来。十月峨山境内股匪已大都被歼，全县征收1949年公粮也超额百分之四十完成任务。迈开了解放初期巩固政权的第一步，为以后革命建设打下了基础。

忆太和乡武装起义的经过

矣 芳

1947年2月，中共峨山县工委董子健（峨中教导主任）分配董建忠、李长旺、矣芳到三乡河（甸头、甸中、甸尾）一带工作。董建忠、李长旺分在甸中中心小学，矣芳分在太和乡第三保水晶城小学，以教书为名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

三月开学后，每周星期六晚上我都到甸中小学找董、李二人交谈决定下周工作。有时三人一起以走亲访友为名到各村寨亲友家走访，搞社会调查和组织发动群众的秘密工作。十一月间，董子健又以结拜弟兄为名将由昆明下来的李德明安排在我家住食和我一起工作。

1948年3月，太和乡改选保长，当时董建忠、李长旺、矣芳三人商议决定，我们也应参加竞选，以便利用公开身份掩护地下工作，我和施嘉明商量，决定由他暗中活动，让他的大哥施嘉桂参加竞选；甸尾由董建忠、李长旺做王开俊（现在玉溪烟厂离休）的工作，继续留任甸尾保的保长。结果施嘉桂当选为太和乡第六保保长。我在第三保也被选上，后因太和乡副乡长李万禄出面说情，叫我继续教书，把保长让给石虎村李玉庭担任，以后保上开会，都叫我参加，有什么意见都可发表，我想，李玉庭是个老实人，又是我的亲戚，而且副保长谢忠福小学时和我是同

学，又是我姐夫的二弟，都有亲戚关系；平时他们对我还是尊敬的，就答应了李万禄的要求，旧寨第二保长李华和我也是老表兄，我在大寨读书时就比较熟，常有来往，通过多次做工作，对共产党的主张表示赞同。然后我和施嘉桂作了分工，太和乡的三、四两保由我联系，二、五、七、八保由施嘉桂联系。这样1948年时，在太和乡的八个保中除大寨一保保长柏文惠是乡长柏在坤的侄子外，其他七个保长都由地下党组织掌握。我们对苛捐杂税采取少交、缓交或拖欠的办法进行反抗，对征兵发动青年，一是躲开，二是组织起来明防暗反，以防匪为名，把各村的公枪、私枪借给青年分组守夜，暗地控制武器。

1948年旧历十一月上旬的一天，吕涵英来信叫我到波斯甸开会，会议主要是根据云南的形势，研究准备武装起义的工作。

第二天开完会回来，到中营村（原属文兴乡第六保）住了一晚，翌日晨我回家时路经镜湖村，听群众说，昨夜，镜湖村来了一些红军。我进村一看，果然有些人背着枪，在谢有功家门前，装着不整齐，言行也可疑，我进亲友家一打听，原来是本村人领来报私仇的，他们将谢有茂家父子四人杀了，铲草除根，我听后，即回村，找来矣风光、方多贤、普贵等青年，叫他们把全村所有枪支藏好，谨防镜湖村的“红军”来抢枪。然后又到水晶厂、石虎村作了把枪藏好的布置，同时观察镜湖村“红军”的动向，等我下晚回水晶城村时，矣风光、方多贤来我家告诉我：“镜湖村的‘红军’首领叫易飞。他们来我村抢枪，我们

拿着枪在村后树林中躲起来，枪没有被抢去，把方多贤的父亲抓走了。要方多贤拿枪来赎。”怎么办？我把青年和甲长等八、九个人召集在村头矣茂家开会商议，最后决定，一枪一弹都不能交给这些假红军。一方百叫方多贤动员他大哥方多彦暂时带一副水礼（鸡、米酒），下镜湖村说情放人，不行再商量。另一方面，人、枪集中起来，躲在村后林中，以避他们再次来抢。

第二天早饭后，我到村后树林中找他们，不久，有人报信说，村里进来一些人，可能是假红军，叫我们小心。我们走出林外一看，发现我家屋顶上有四个人，手中提着十响枪，正朝我们躲的树林中观看。我们这方有的想开枪射击，有人说：“现在不能打，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在村里打不行，他们会狗急跳墙，烧毁我们的房子。”大家没有开枪只好忍气吞声，眼巴巴看着他们下房顶，出村走远后，我们才下去看。他们把我家屋上到处翻得乱七八糟的，并拿走了一些东西。有人建议说：“我们不该完全躲进树林里，应该有人在村前放哨。”当晚我们就改变方式，轮流派人在村前放哨。第二天早饭后，好多人在村前场上闲玩，忽然有人看见，在水晶厂村头山顶上由上厂方向下来一些人，大家细细观察约有二、三十人，我们分析可能是易飞的假红军又去抢人回来，我即派方多贤等两个青年赶直路快跑去水晶厂，通知他们把枪带上来水晶城。大家认为不能再放他们进村了，要在路上堵着打。于是各自跑回家拿枪，把全村所有的中正式步枪、伍子枪、钢子枪、毛瑟枪、火药枪、刀叉都拿出来，